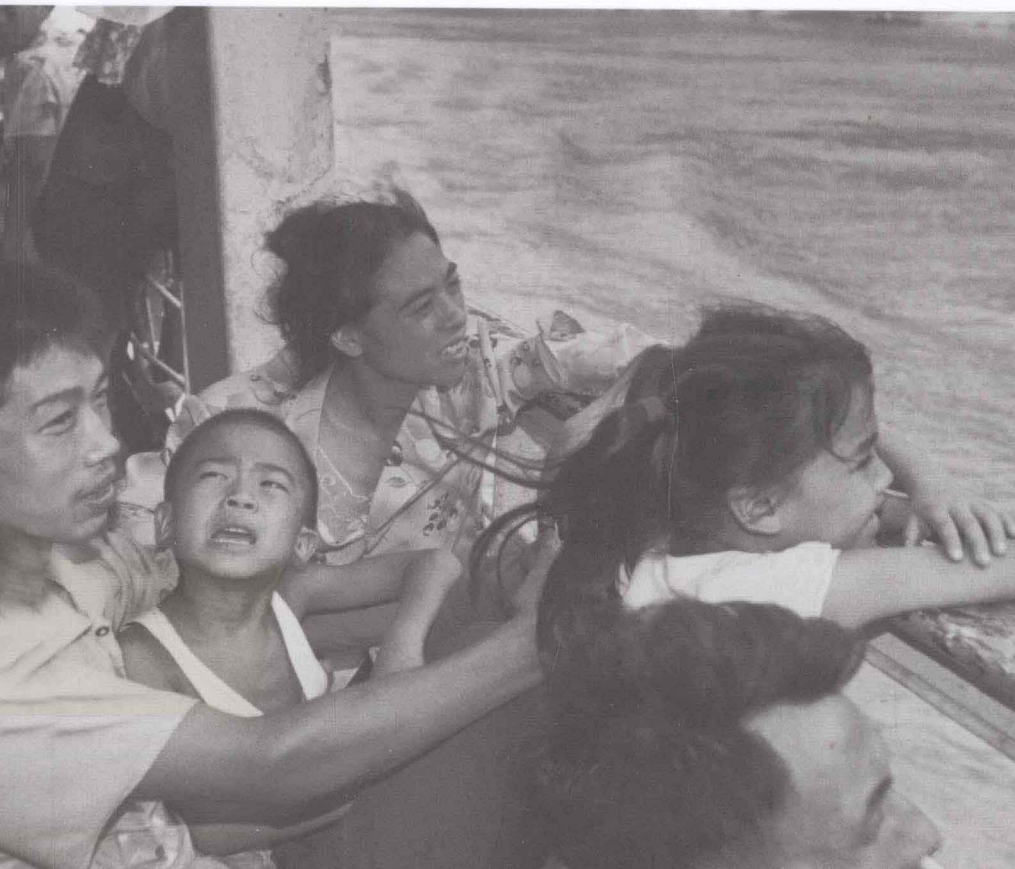


纸上记录 行走路上系列

晋永权 图/文

江河移民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河移民/晋永权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80740-734-8

I. ①江… II. ①晋… III. ①移民—概况—中国—摄影集

IV. ①D63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8082号

总 策 划 王 刚

策 划 姜 伟

整体设计 胡 斌

责任编辑 王建敏

装帧设计 汤 靖

书 名 江河移民

著 者 晋永权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20002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90X1240 1/32 7.5印张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0-734-8/J·262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上部：长江

- 一 异乡人 / 6
 - 附：出三峡记 / 7
- 二 了无痕迹 / 8
 - 附：到上海去 / 10
- 三 沉默面容 / 11
- 四 情绪像粉尘一样 / 12
- 五 班船时光 / 13
 - 附：移民镇上的婚礼 / 14
- 六 巫山之夜 / 40
- 七 云安氤氲 / 42
 - 附：云安古镇：2200年历史倒计时 / 44
- 八 云阳弃 / 45
- 九 巴东笑颜 / 47
- 十 秭归不归 / 70
 - 附：三峡清库 / 72
- 十一 万州沉没 / 73
- 十二 面朝古风 / 75
 - 附：三峡移民5年外迁回望 / 77

下部：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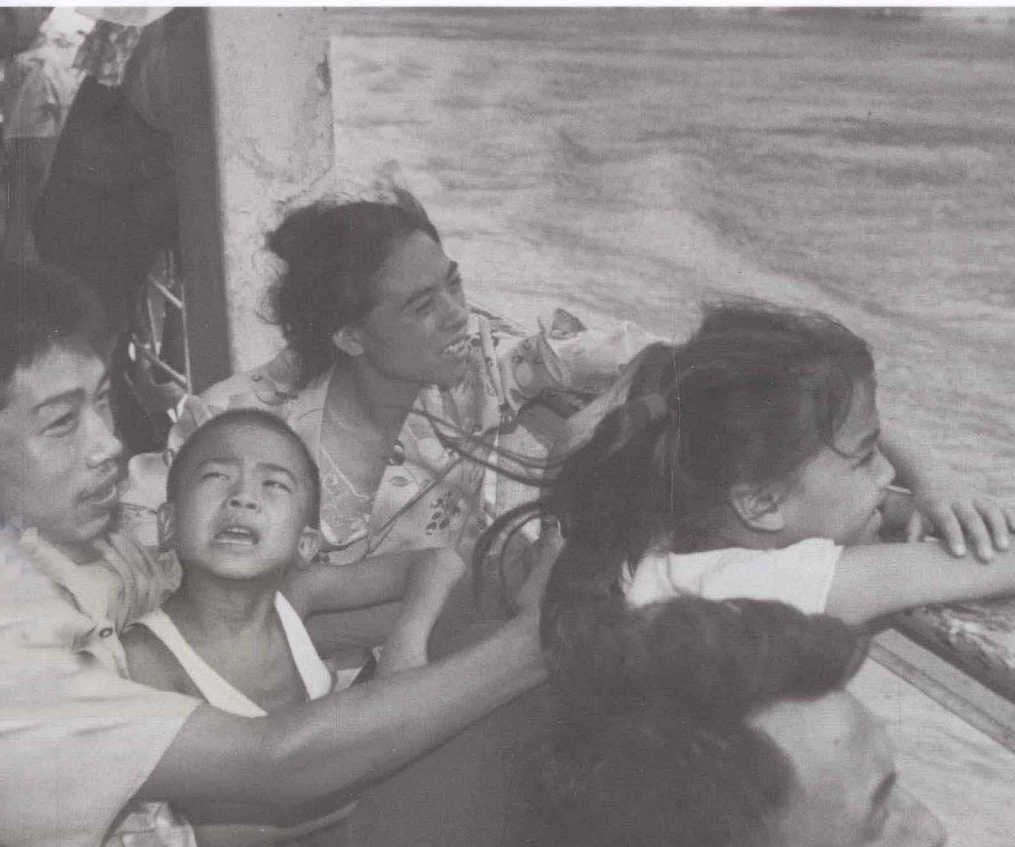
- 十三 沙漠之城：消逝的内蒙古陶井移民区 / 114
 - 一封信 / 114
 - 一份救济申请书 / 116
 - 一份谈话纪要 / 117
 - 一张通告 / 118
 - 一篇内参 / 119
 - 一篇报道 / 121
 - 一份2000年5月移民材料的文本分析 / 124
- 十四 回到黄河 / 152
 - 陕西“黄河三门峡库区返库移民总指挥”刘怀荣访谈 / 152
- 十五 当更远处的沙尘暴来临 / 166
 - 甘肃民勤生态移民案例比照 / 166

纸上纪录片 | 在路上系列

晋永权 图/文

江河移民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在路上系列 新出书目

《掌镜上海》

雍和 图 姜纬 文

《江河移民》

晋永权 图 / 文

上架建议：摄影 社科

ISBN 978-7-80740-734-8



9 787807 1407348 >

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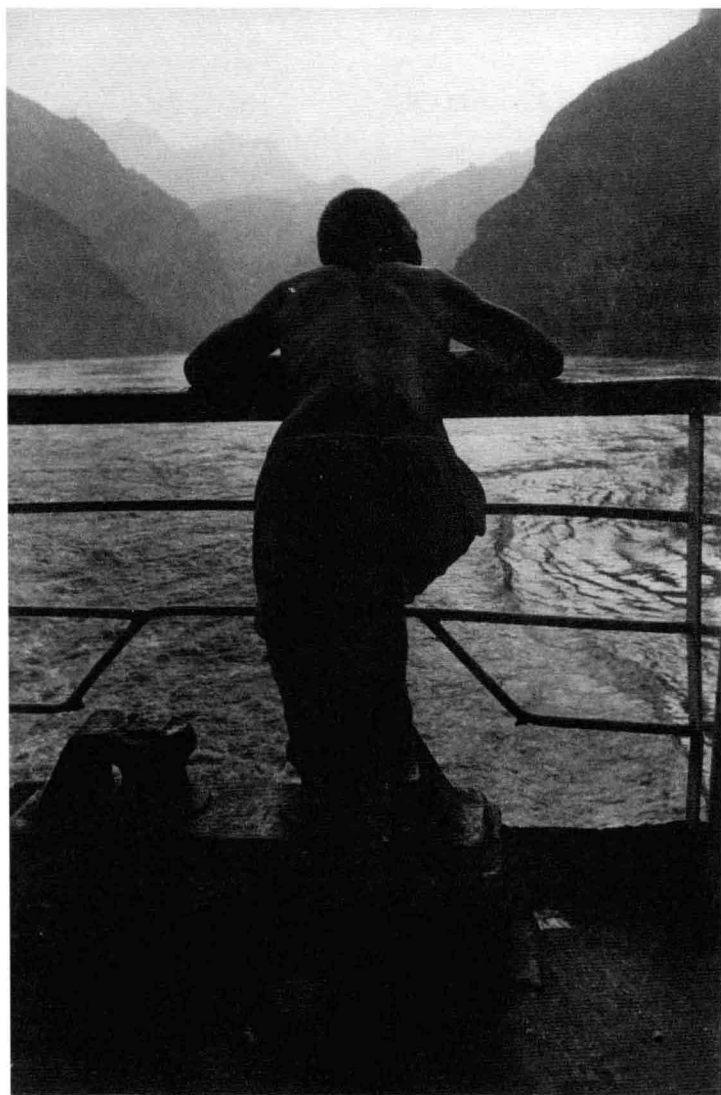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纸上纪录片 | 在路上系列

晋永权 图 / 文

江河移民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年8月，三峡库区首批外迁移民自重庆云阳县南溪镇迁往上海崇明岛。
船过巫峡时，一位移民站在船尾，久久回望故乡。

上部：长江

- 一 异乡人 / 6
 - 附：出三峡记 / 7
- 二 了无痕迹 / 8
 - 附：到上海去 / 10
- 三 沉默面容 / 11
- 四 情绪像粉尘一样 / 12
- 五 班船时光 / 13
 - 附：移民镇上的婚礼 / 14
- 六 巫山之夜 / 40
- 七 云安氤氲 / 42
 - 附：云安古镇：2200年历史倒计时 / 44
- 八 云阳弃 / 45
- 九 巴东笑颜 / 47
- 十 秭归不归 / 70
 - 附：三峡清库 / 72
- 十一 万州沉没 / 73
- 十二 面朝古风 / 75
 - 附：三峡移民5年外迁回望 / 77

下部：黄河

- 十三 沙漠之城：消逝的内蒙古陶井移民区 / 114
 - 一封信 / 114
 - 一份救济申请书 / 116
 - 一份谈话纪要 / 117
 - 一张通告 / 118
 - 一篇内参 / 119
 - 一篇报道 / 121
 - 一份2000年5月移民材料的文本分析 / 124
- 十四 回到黄河 / 152
 - 陕西“黄河三门峡库区返库移民总指挥”刘怀荣访谈 / 152
- 十五 当更远处的沙尘暴来临 / 166
 - 甘肃民勤生态移民案例比照 / 166

上部：长江

一 异乡人

2010年11月下旬，我再一次来到三峡库区。

一路上忐忑不安，“近乡情怯”这几个字一直在我的心中翻腾。去的路上，反复思忖中，有时我会把这四个字拆开来，甚至把它们任意组合起来，加以想象。这看起来多少像文字游戏，但这样的拆分、组合不正是现实世界的常态吗？

居京20载，与故乡渐行渐远，当年在北京求学、工作，每一次回家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段时间甚至十分强烈。故乡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接近她的时候突然变得胆怯，小心谨慎了，甚至畏手畏脚，词不逮意起来，并最终把自己与其隔离开来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同样是在故乡，我的豪情，我的自在，我的安宁，我的幻想，怎么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呢？那些成为故乡记忆的东西怎么突然之间会成为自己难以面对的一切呢？说起来，回去几天，我往往会躲在家里，多

数时候与父母相对而坐，门都不出。出发时，还有可能选择黎明时分，悄然离开，生怕碰见任何熟人、多说一句话，似乎冲出晨雾笼罩的名为“故乡”的牢笼一般。

然而，这三峡库区并不是我的家乡。

在这里，我是个外乡人，更是个陌生人。我之于这片土地，就像这里之于我一样，彼此完全大可不必太当真。一个人来过，又走了，周而复始，消散于无形。

一个陌生人对待一片陌生的土地，乃至渐渐熟悉起来，完全可以生情，但“怯”从何来呢？

我上一次离开三峡库区是2004年8月26日。

附：出三峡记

2004年8月26日12时5分，重庆奉节码头，“江山19号”移民船起航。724位来自奉节县康乐镇、康坪镇、朱衣乡的居民随船前往他们新的居住地——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这是由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统一安排的最后一批外迁移民，此次迁移引起了广泛关注。

自2000年8月13日，首批外迁移民自重庆云阳县迁往上海崇明岛至今，每年七八月，盛夏骄阳下，长江码头边，总有一群群送行的人向起航的移民船奋力挥动手臂，与远迁的亲人告别。一队队扶老携幼的村民，从祖祖辈辈择水而居的长江支流畔的农舍中走出，赶汽车、坐轮船、搭火车，辗转前往陌生的他乡。五年间，长江沿岸总有相似的场景出现。

这一次，记者胸挂“重庆奉节县外迁移民护送干部工作证”，随移民队伍前往安置地。

穿越瞿塘峡、巫峡，夜过三峡大坝五级船闸、葛洲坝船闸，经过22小时的航

行，移民们在湖北宜昌码头改换由郑州铁路局襄樊分局客运段小特快车队组建的“移民专列”，又经过22个小时的长途旅行，于8月28日上午9时57分正点抵达江西浮梁县。在喧天的鼓号声中，移民们走下火车，被迎接的车辆送往安置村落。

原定来浮梁县火车站参加交接仪式的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移民局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因故未能出席28日的活动。他们已赶往四川南充，处理8月26日——这一批奉节移民启程当日——发生在南充境内高速公路上的一起车祸。在那起车祸中，从重庆开县迁往四川遂宁的移民有1人死亡，35人受伤，其中10人重伤。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曾要求所有外迁移民工作要做到“不伤、不亡、不掉”，从第一批外迁移民工作启动至今已整整五年过去了，还有两天这一工作就告结束，8月26日出现的这次事故使得原定目标遗憾地未能实现。

记录下这段行程，拍下一些图片，刊发在报纸上，是为纪念普通人的伟大迁徙，向那些“舍小家、保大家、为国家”的普普通通的人致敬。这些枯燥的地名与数字曾被深深刻印在万千移民的心里，在他们的心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次世界筑坝史上引人注目的大迁徙过后，他们将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成为安置地内的“移民”，他们还将以“移民”的身份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体味其间的酸甜苦辣。

根据国务院三峡建委的统一部署，共有9.6万重庆三峡库区移民被有组织地外迁安置至中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山东的11省市。加上湖北省、重庆市在本省、本市内非库区安置的4.5万人，以及前些年自主外迁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2.5万人，三峡库区共有16.6万人被外迁安置。

（2004年9月3日《中国青年报》）

二 了无痕迹

这一次，我依然坚持选择了当年自己一个人进库区时的方式，从北京乘火车到宜昌，行程大约需要21个小时。下车后，改乘开往三峡大坝的摆渡公共汽车，

行程大约38公里，到达长江码头。从码头换乘快船，沿江而上，到达三峡库区。区别在于，出发时，我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四人同行。中央电视台即将开设的纪录片频道要做一个我当年拍摄三峡移民题材的纪录片。导演高嵩，摄像王国强，还有我的朋友、摄影家王东伟，带着沉重的行李，四人进入一个软卧包厢。我们坐的是K49次列车，中午13:38从北京西站出发，上车后不到20分钟，便摆开自带的酒菜，大家开始喝到了晚间。以至于第二天中午到达宜昌时，宜昌市委副书记李亚隆安排市委接待办副主任魏龙亲自到车站迎接，同一节车厢中所坐的宜昌市委人员、他的同事就已经向他通报了我们在车上把酒畅谈的情形。魏副主任派车把我们送至坝区三峡工程大酒店。船票也已经安排好了，自助餐后，我们便搭乘俄罗斯产“金山”气垫快艇，逆水而上，奔巫山方向去了。

从2000年8月，到2004年8月，总计16次，我进库区采访，都是孤单一人。默默地进来，默默地去。住在那些即将搬迁的村中，5块钱一天的小旅馆，像那些走街串村的“乡客”一样，鲜有人同行，更没人接待，也没有这次热闹，当然，这种局面有些时候也是自己努力回避的结果。从北京出发，到达最近的移民移出地，也需要一天半的时间。我喜欢把自己放在这种状态里——遥远的路途，变换的地理，陌生的环境，异样的感受，都会让我思考移民们的状态。我不知道这不能找到“感同身受”的感觉。

火车包厢内，四个人喝酒自然热闹非凡。但，推杯换盏把酒言欢之间，10年前，也就是2000年8月13日清晨重庆云阳县南溪镇送别移民时的情形，还是不期而至回到我的记忆中来了。我曾经以为，这段记忆已经荡然无存。那是长江三峡库区向东部11个省市外迁移民中的第一批，这批移民将前往上海崇明岛。这一天清晨，镇上云雾缭绕，安宁秀丽。但四邻八乡来送别的人陆续赶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第一声抽泣传出过后，哭声便响成一片，每一位迁移的人都被许多粗壮的手紧紧拉着，以至车队久久无法启动。我受到感染，从人群旁抽身退到几十米外的石桥边，静静心。回头向河谷深处望去，一抹淡淡的云烟正向远处飘去，悠然而又寂寞，飘过处了无痕迹。我的泪不知不觉中掉了下来，以至于莫名其妙地想放开嗓门嚎啕大哭一场：几年后，我站过的地方就要沉入江底了，我再也不能

回到自己站过的地方了。而先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名称，与这个地方也毫无关系，到这里来也只是为了完成自己一次仓促、平常的采访工作。但此刻，让我难过的是，第一次到来竟是为了告别。

那一次，我在这样毫无心理准备之间就感悟到了这一群体的气息。那么直接，那么无遮无拦，赤裸面对。恰恰是这次报道受到批评，“有关部门”给出了书面批评意见：“三峡移民都是欢欢喜喜离开家乡，为什么在这位记者的画面中却都是悲悲戚戚呢？”

我住在一间无名的小旅馆里，为我所供职的报纸发回这样的报道。

附：到上海去

唐诗英几天都没有睡着觉了。像重庆云阳南溪镇107户移民户一样，除了政府准许带的家当外，她还特意带上了花椒、油炸辣子和腊肉。

2000年8月13日中午，他们一家五口将与镇上的436位乡亲们一道，搭乘“江渝九号”移民船，作为三峡库区首批外迁移民，举家迁往上海市郊崇明县。

“想也想不到，5月份才知道，上海接受我们移民。6月3号，便去了上海。92户，每家去一个当家人。坐了5天船。那里的地理条件的确要好一些，更有发展前途。后来，又去了16户人家，我还看到了自家的宅基地。”

唐诗英今年28岁，同丈夫在镇上卖肉。他们把卖肉的刀子也打进了行李。即将离开家乡的最后一夜，唐还是有些伤感。

“如果仅仅为自己考虑，就不去了，双方的老人都在，我们怎能痛快地走呢！但为了孩子将来有个好前途，我们还是决定搬。”

说这话时，唐诗英的母亲就在一旁，眼里充满泪花。但她7岁的女儿却在一旁嚷着要看上海的大桥。她的一家在当地又是幸运的。南溪镇这107户移民是经过政府认真选定的。上海方面来过人，他们要求移民户必须是“比较好的群众，有发展潜力的，有素质的”。云阳移民外迁护送组组长潘子国说：“好的标准是，觉悟高、表现好、无违纪违法不良前科、无超生。”

搬到上海肯定比现在要好。镇政府提供的数据称，98%的家庭觉得还是去

好，上海吸引力大，地理区位优势明显。108户，对接时107户签了字，1户不签字，没有去。镇党委朱书记说：“许多人心里很矛盾，国家建三峡大坝，必须搬，没什么可说的。但，毕竟祖祖代代生活在这里，故土还是难离呀！”

镇办公楼里，工作人员在连夜赶制欢送横幅“乡亲们走好”。明天一早，镇上的26位干部将与乡亲们一起去县城乘船，护送父老乡亲们迁移。

三峡大坝蓄水时，南溪镇108户人家所在地将全部被淹没，现在的云阳县城也将沉入水底。

（2000年8月14日《中国青年报》）

三 沉默面容

这一次，我，还有三位同行者，到库区干什么来了？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又能面对什么？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与这里的关系不一，在这里所见到的一切也会迥然不同。长江之于国人，有太多的纠结怨怼，诗意浪漫的想象与现实难言的争执，五味陈杂。江水从悠远的远古流淌至今，早已注入人们的心田，转化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心灵最柔软幽微的故乡。而今，一堵伫立的钢筋水泥大坝——现代化的成就，截断水上流云，世间尘缘。江水停滞徘徊后，灵性何处安放，会不会也像干枯的心灵一样日渐腐烂呢？

2004年8月份，三峡最后一批外迁移民结束后，我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人们都说高峡成了平湖，我却有多少心思再关注这里。2006年1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出三峡记》，在那里我写了10段故事，书中收录120张照片，后来我又办过几次摄影展览，在大学校园里举办过几次讲座。我觉得自己对这里，更对自己过去的投入有所交代了，可以放下了。毕竟，时过境迁，每个人都要面临新问题，要花时间、精力，去解决，应对。三峡移民，库区，这些问题，都到了我的身后。

为什么要重回三峡来呢？为什么在2004年8月最后一次离开这里时，我一直回避着到这里来呢？这一次，仅仅是因为拍摄一部纪录片就欣然前往吗？我将看到什么，又看不到什么？是想拿出一副严谨理性、讲求科学调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甚至是考古学家的面目吗？来讲故事吗？在那些沉默的面容里，故事又在哪里呢？

四 情绪像粉尘一样

写下这段文字时，已经是2011年3月13日。周日上午，北京，办公室内寂静异常。但一个我从来未曾触动的事件还是陡然伫立起来，奔走呼号，催促我放在键盘上稍微停息下来的双手，赶快敲击出来。2003年6月，拆迁中的巫山老县城烦躁不安、酷热难当，人们的情绪像粉尘一样四处游荡，难以安放。一个拆房子的年轻人，从屋顶上坠落在地，悄无声息地死了。老实巴交的父母从乡下赶来，带着崭新的丝绸大花被把儿子包裹起来，尸体停放在一片废墟中，等待着责任方来交涉。一天又一天，依然没人搭理，这片拆迁地的拆迁事宜已近结束，承包人在给临时找来的工人们发放了微薄的薪水后已经离开。

夜幕降临，大花被依然异常艳丽，在尘土弥漫灰色的长江边废墟上，那一天江水看起来蓝得异样，甚至有些做作。我想到了下游在建的三峡大坝，此刻应该是灯火通明了，惯常的说法应该是：入夜，工地依然热火朝天。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就这样与诸多他不曾知晓、把握的世界联系起来了。

每一个靠近的人，都是这死者父母的希望。当然，这样的人少而又少。我也是误入到这里，远远看到这里的景象，感觉可以拍些照片，便走了过来。尸臭已经弥散开来，让人难以立足，呼吸都有些困难，听他父母用沙哑的嗓音叙说过后，我选择了一种至今都觉得颇为奇怪的处理方式：以中央媒体记者的身份向巫山县公安局报警。

通过当地的114查号台，县公安局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工作人员很有礼

貌地把辖区派出所的电话给了我。漫长的嘟嘟声过后，电话接通，我把刚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依然得到的是礼貌却分明是冷冰冰的应答：领导不在，都下去搞移民去了。电话随即挂断，我拿着手机愣在那里，巴山蜀地浓重的口音一直不散。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巫山，沿大宁河北上，去这个县的北部山村。一切都没了下文。

五 班船时光

从巫山县城的班船码头，进出峡谷的当地人经常乘坐船只去往大昌镇。蓄水前，这完全是一条自然流淌的河流。“自然”——几乎在敲下这个词时，我便意识到这在今天已经是个很奢侈的字眼了。大昌镇人进出所坐的班船，大都是木船，或简易的铁皮船，船尾安上个电动机。一般是一人操舵，一人站在船头瞭望，或与对面来船打着旗语。旗帜一般分为红白两种，为什么不是红绿两种旗帜呢？因为满山都是绿树，绿色的旗帜容易与背景混淆，不易识别的缘故吧。果然，我的想法得到船工们的证实。大宁河河道较窄，上下水船只相遇时必须打旗语，当然，驶船人大多认识，除了打旗语之外他们还要相互招呼几声，说些闲话。

大宁河下游流经巫山境内的龙门峡、巴雾峡、滴翠峡，它们被称作巫山小小三峡，三段峡谷全长60公里左右。甚至还有支流被称作“小小三峡”。蓄水前，旅行社为了招徕生意，打出“最后的三峡游”概念，只要外地人进出这个峡口都需要买票，或被驱使着乘坐价格昂贵的所谓高档游艇。班船上客时常会有巫山县旅游局的工作人员来检查，他们眼很尖，我曾见识过他们的专业能力。一上船，看似不经意地四处望望，居然能够识别出谁是本地居民、谁是混迹其中的游客。有些怀疑对象，他们会与你闲聊一两句话，逗你开口，只要你一张嘴，准没跑。

遇见船只搁浅，呼啦啦船上会跳下十来条汉子，把船推过浅滩。没有人招呼，几乎约定俗成。而呆呆坐着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的男人，一定是外乡人。

第一次从那里乘坐班船时，我就惊讶于还没上船，怎么就有人对我大吼一声，让我站到一边去。后来询问同船的人才明白，人家长期守在码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看你衣着行李面相哪儿都不像本地人，而我一直以为自己混迹其中，不可能被识别呢！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游客，我是来看三峡库区移民的，自然要与本地人在一起，感受感受他们的生活，而不能去乘坐专门为外地游客开行的什么走走停停的游船。虽然在此之前，我没到过小三峡，更没到过小小三峡，我也想赶在蓄水前顺便来这里看看。

所有的当地人都上了船，我还是被拦在那里，持票也上不去。情急之下，我掏出自己从报社开出的介绍信，抬头赫然写着“重庆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字样，内容是要求沿江各地各级相关部门协助三峡移民工作采访，鲜红的公章盖在“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上面，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表情，告知对方自己公务在身，不得耽搁。毕竟是在码头上混的人，见多识广，大多明白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条古训，于是客客气气一招手，声调降下许多：上船吧！末了，还不忘做出替我拎行李的假动作，再附带着对船工喊上一句：开稳点儿！

这次旅行，我认识了开船的船老大刘世杰一家。参加了他的婚礼，第二年再来时，还在他家吃过饭。坐上船时，电话就打到了家里。

附：移民镇上的婚礼

2001年4月1日（农历三月初八），巫山县大昌镇大昌村老街上的刘世杰老人为儿子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新郎刘兴明26岁，是大宁河上的轮船客运员；新娘易世燕24岁，家住距离大昌镇7里地的柴里村，母亲是当年由重庆落户在当地的知青。老刘说：“他们完全是自由恋爱。”

婚礼由镇子上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贴在刘家墙上的“执事单”就有一米多长，厨房的墙上也同样用红纸抄上晚餐和正席的菜谱。这天一早，单是迎亲的就有七十多人，这队人马分工细致。新郎头天晚上被几个朋友灌醉了，当天没能随